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2

周 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2

周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随奎伴驾记/周珖著,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0. 6 (2006. 4 重印)

ISBN 7-80528-077-0

I. 随... II. 周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433 号

随奎伴驾记 (1—5 卷)

周珖 著

责任编辑: 耿 宏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75 印张 20 插页 405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149.00 元
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-80528-077-0

目 录

第 12 回 皇后失节贬入冷宫 随侍避丑遣去日本

..... (161)



溥仪趑拉着拖鞋，三脚两步走到皇后的卧室门口。当值的太监、仆妇不知哪里去了，没人通报皇后出来迎接。他招呼也没打，推门便往里闯去。“啊……”他万分震惊，立刻目瞪口呆，木雕泥塑般地厝在门口，想动也动弹不得了。他在进门的一刹那间，看见婉容的床上一对男女拧着麻花劲儿，紧紧地拥抱着。那女子头发散乱，浅桃红薄纱小袄的纽襻儿全都散开，酥胸半敞，阔脚儿滚边红绸裤，零乱得不堪入目。那男子月白大褂搭在床头，只穿了件白伏绸汗衫，下衣拖拖沓沓，大腿半露……这二人如胶似漆，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二卷）

恰似绿荫下的鸳鸯鸟，碧水中的并蒂莲，欢娱之情不必细说。床上的两个人听到门响，蓦地爬起，慌忙整衣下地，惊悚地望着撞破他们好梦的皇帝，一齐筛糠似地哆嗦起来。溥仪定神一看，这两个人竟然是皇后婉容和随侍祁继忠。

第13回 郑孝胥报恩得青睐 熙格民求告遭白眼

..... (174)



东京车站欢迎的规模空前盛大，200人的军乐团高奏“大满洲帝国”和大日本帝国国歌。裕仁天皇派御弟雍仁殿下蒞临车站。到场的还有内阁各部大臣，贵众两院议长、议员，东京各团体首领。郑孝胥等人由雍仁亲王陪同，进入天皇专用特别隧道。这是一条华丽的地下长廊，粉红色的大理石棚壁光可鉴人，地上则铺着厚厚的紫红地毯，一派富丽堂皇。郑孝胥走在这座光怪陆离的迷宫中，暗自赞叹不绝：“日本不愧是东方第一强国，看这长廊，就知大日本皇家的气派！”修聘使团觐见天皇，天皇大悦，对郑孝胥表示嘉许，还赏赐他一枚“菊花大勋章”。郑孝胥戴上大勋章，受宠若惊，热血冲得光秃秃的天灵盖红光锃亮，他的心激动得“呼呼”直跳，暗想：“这可是最高赏赐

目 录

呀，“满洲帝国”得到它的，除了皇上就是我啦！”他瞧瞧熙洽，暗自欣喜，“哼，有了它，总理大臣的宝座就稳啦！”

第 14 回 定严律幽灵缠身 下禁令宗室裹足 …… (190)



吉冈进屋以后，脸上挂着冰霜，似乎给这间沉闷的小屋也带进了一股寒气。

他照例耸耸眉头，又打扫一番嗓子，才说：“陛下，嗯，我刚接到通知，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。”他突然停住，瞧瞧溥仪。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溥仪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，惊惧地问。“嗯，昨天，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。”吉冈冷丁提高调门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首犯嘛，哈，陛下亲戚的是！”“谁？”溥仪紧张地站起来。“原兴安省长凌升！”“凌升？犯了什么罪？”“勾结苏俄，反满抗日！”吉冈一字一板，又凶狠地说：“嗯，已根据陛下载可的刑法，以叛国罪枪毙了，哈！”“死了？”溥仪大吃一惊。他死也不肯相信，一位世受皇恩的蒙古都统、满洲建国元勋会反满抗日。“嗯，杀掉了！”吉冈对着皇帝放肆地用手做了个开枪的动作。“嗯，杀一儆百，非常必要！不管是谁，哈，反满抗日分子，统统杀掉！”



第 15 回 宗室受宠同入贵胄私塾 溥仪仿制亲刻雍正上谕

(205)



翌日下午，三人忽然被叫到缉熙楼。溥仪见他们上来，忙把严桐江、李国雄派到楼下，提防吉凶。

他压低嗓音对三个学生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们，今后的言行要格外注意，特别是时政！”他把后边几个字说得特别重，又警告说：“犯了国法可不得了，就连省长也得掉脑袋。我昨天又批准了一道新法令，马上要在全中国‘大检举’、‘大搜捕’。关东军还要讨伐南满、东边道赤匪活动区，镇压反满抗日分子，强化‘满洲帝国’治安。你们要潜心学习，莫谈国事，别学溥佐、毓岱。谁要在外边惹了祸，我也保不了他的命。记住啦？”学生们答应后，退了下去。路上，溥仪说：“我还以为叫咱们去听《雍正上谕》呢。”毓岭说：“皇上的脸色不大好，国家出啥大事了吧？”

第 16 回 主奴交恶总理失宝座 日满姻联御弟结良缘

(219)



郑孝胥代表康德皇帝同日本使团签订完《满日邮政业务条约》，招待宴会之后，便醉醺醺地率领各部官员来到王道书院。礼堂里，悬灯结彩，黑压

目 录

压地坐了一屋子人。郑孝胥乘着酒兴登台演讲，他信口开河地说：“满洲国4年了，不是小孩子啦，就应该让他自己走走了，别总放不开手！”这句话一下子把人们震醒了，语音刚落，会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。来宾席上的日本人一看这种情况，脸全拉了下来，泥胎一般地坐在那里。跟屁虫郑垂见老子博得满场叫好，立刻在下边摇旗呐喊，站脚助威。他对同僚说：“总理大臣说的就是在理嘛！孩子总抱在怀里，啥年会走路呀？”“什么？八嘎牙鲁！”坐在前排的驹井德三扭过头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你们父子公开散布反满抗日言论，思想大大的坏啦！”

第17回 名媛入宫册封尊位 皇侄避讳赐名敏畴

..... (233)



溥伟压低声音说：“皇上是否获悉，关内已经乱了套啦。去年冬天，老蒋那伙儿自己干起来了。张小六子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，声称要跟共产党合作抗日啦！”一听说关内国民党、共产党要合作抗日，把溥仪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张学良如果杀回东北，还有他溥仪站脚之地吗？溥伟恨恨地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二卷）

说：“毛泽东、周恩来真够厉害的。依汪精卫、何应钦的意思，让张、杨杀了老蒋才好呢！天下一大乱，正好求日本出兵，夺下华北，建立‘王道乐土’。那都是皇上的旧江山，说不定还会并过来呢！哪知姓周的凭着一张铁嘴，到西安一游说，老蒋不但没被杀，也唱起抗日的调子。唉！共产党、国民党合作，天罡星地煞星搅在一起，皇上的前途坎坷呀！”溥仪脸色铁青，仿佛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似的，坚决地说：“定鼎中原是我终生之志，万一天不遂我，大清的江山宁赠‘友邦’，不遣‘家奴’！”

第18回 大同公园护军得祸 宫廷禁苑卫队改编

..... (248)



就在这时，不知从哪里窜上一只大狼狗，两爪搭住白音札布的双肩，张口就向他的喉部咬去。护军还没来得及喊，白音札布一把掐住狗脖子，死不撒手。只见那狗舌长伸，四爪乱蹬，长拖拖地吊在他的面前。他踩住狗的后腿，抓住两条前腿，运足力气一拽，“扑哧”一声，狗腿被拽下一条，狗肚子大开，狗肠狗肚散了一地。日本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，胆怯了，犹豫了。他们欲打又不赢，欲退还不

57 11 1 2 9 18 3 5 11 1 1 1 1

目 录

甘心，真是进退维谷。忽然，公园门口响起了“咋咋”的皮靴声，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开过来。围观的百姓纷纷散去。在场的日本人见援兵到了，立刻又鼓噪起来。领队的日本军官将战刀一挥，三十几个士兵散成一圈，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攻上来。白音札布一看事情闹大了，刚要招呼同伴突围，早被几把雪亮的刺刀逼住。日本军官上去“叭”地扇了他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八嘎牙鲁！”

第 19 回 穷困潦倒大阿哥求赏 衣食无着克王爷讨钱

***** (260)



“听说你在北平拉上洋车啦？”溥仪有意往对方痛处捅。“回皇上，那都是没法子的事，奴才的王府早垮了。嘿嘿。”他呲着包牙讪笑起来，又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奴才干别的也不行呀，不识几个字。”溥仪见这位克王爷果然逗乐，不免胃口大开，故意引逗地问：“听说你拉洋车的事，都上了北平小报？”“上过。”克王爷居然十分得意，“小报倒成全我了，等于给我免费登了广告。在登报以前，我每天能赚三五十个铜子儿就不错了；登报以后，运气就来了。北平的人都抢着坐我的车，从西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二卷）

单到东单才一膀子远。”他忽然觉得失言，吐了下舌头，又呲着包牙说：“那么近的路，别人只能要两毛钱，坐我车的却赏我两块！”他瞅瞅皇上，又自豪地说：“这么贵还都抢着坐呢！特别是年轻人更多，都愿尝尝坐王爷拉的车是什么滋味。”“你不觉得丢脸面吗？”“丢脸？多赚几个是真格的。我还专门愿意往熟人跟前凑合呢！”

第20回 越香村恭王驾薨 御寝宫毓瞻“袭爵”

..... (272)



恭王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在屋子里团团乱转，却想不出一个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的良策，只好坐在那里长吁短叹，一筹莫展。他感到心中一阵气闷，连喘不迭，身上也阵阵发起冷来。昨晚冷雨浇身，受了风寒；今天又着急上火，急火攻心。内热外寒，一齐交攻，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呛不住，何况是金枝玉叶的王爷了。几天后，溥仪得到恭王病重的消息，派御医徐思允前去探视。徐思允给他开了几剂汤药服用。哪知汤药性柔，病情并没有见轻，反倒一天重似一天。溥仪再派毓瞻偕徐思允前来守护，恭王爷已气喘成一团，目光呆滞，不

甚明白了。9点多钟，恭亲王猛地坐起，目光炯炯地喊道：“王爷我有御赐宝刀，有我在，大清朝就一定不会亡！”徐恩允见状，知道是回光返照，刚要和毓瞻上去服侍，王爷又吼道：“不准动！谁敢动我恭亲王府一根毫毛，我就用刀剥了他！”他一边喊，一边作着劈砍的动作。谁知身不由己，失去平衡，咣的一声倒在床上。御医急忙抓过他的腕子一摸，没脉了。

第21回 伸手抢菜溥仪寻乐 奉旨完婚毓瞻合卺

..... (286)



小随侍端上来一盘炒鸡蛋，盘子刚一落桌，没等溥仪动筷，学生们呼地伸出七八双筷子，你抢我夺，七吵八嚷，顷刻间把一盘菜夹个精光。溥仪没捞着一点，却笑眯眯地用筷头点着贪吃的学生，说：“瞧这些馋猫，爱吃再来一盘儿。”第二盘一到，照样又是一扫而光。溥仪哈哈大笑，高兴地喊道：“再来一盘！”第三盘一端进来，溥仪也来了精神，他事先就挽好袖口，把筷子伸到桌中间，摆出要跟着抢的架势，嘴里说：“这回我得先预备好，不然又得让你们搂光啦！”盘子一落桌，学生们仍然不客气，与皇上争抢起来。溥仪死死



地夹住一块鸡蛋，快活地喊道：“夹住啦！这块是我的了！”说罢，赶紧把鸡蛋送到嘴里，生怕再被人抢走似的。等他再伸出筷子，盘子里的鸡蛋又被学生风卷残云般地夹光了。溥仪见状，非但不气，反而乐得前仰后合。君臣嬉戏，共乐也融融；动手抢菜，共乐也泄泄！也难怪，一统小楼的皇帝，还有什么乐趣可得呢？只能同宗室子弟一起笑闹，聊以慰藉罢了。

第 22 回 海市蜃楼复祖业成泡影 吃斋念佛保活命混余生

..... (298)



吉冈清清嗓子，说：“嗯，日满一心一德，信仰也要相同。”“满洲帝国的 5 个民族，各有各的信仰呀！”

溥仪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，不知对方玩什么花样。“不，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化身。大和民族，天照大神的信奉。嗯，天皇陛下犹如陛下的父亲，儿子必须效忠父亲。哈，日本的宗教，也应该满洲国教的是！”“啊？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，信奉日本天照大神，不等于换了祖宗吗？”溥仪又惊又急，带着哭腔说。“对的，陛下天皇儿子的是，供奉天照大神，是军部的命令！”“军部定下的也不行！”溥仪耷着胆子继

目 录

续争辩道。“关东军司令官是天皇的代表，嗯，也是陛下的父亲！反对军部，就是对抗天皇陛下！”吉冈瞪起小眼睛，态度十分蛮横。溥仪一听此话，吓得赶紧闭上嘴巴。吉冈又说：“我是军部的代表，嗯，也等于陛下的父亲！”

第23回 若明若暗给皇侄退学 疑神疑鬼怕弟妇下毒

..... (312)



中午，溥仪正在“佛堂”里念经，吉冈求见。吉冈是年前回国休假的。“嗯，我给陛下带回一份珍贵的礼物——皇太后亲手做的宫廷点心。”吉冈装腔作势地说着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漆盒，十分庄重地献给溥仪，夸耀说：“日本宫廷食品，世界顶呱呱的！”溥仪捧着点心盒子，顺风打旗，讨好地说：“是的，世界顶呱呱的！”吉冈心满意足地走了。溥仪把盒子放在桌上，他怀疑点心里面下毒药，半块也不敢入口，便暗生一个主意。“李国雄！”“奴才在！”“传我的口谕，叫两个勤务班的孩子上来，我这里有赏。”“喳——”不多时，李国雄领进两个十三四岁，面黄肌瘦的孩子。溥仪慢声慢气地说：“不要怕，我看你们很辛苦，今几个赏你们点好吃的东西。”

第12回 皇后失节贬入冷宫 随侍避丑遣去日本



溥仪趑拉着拖鞋，三脚两步走到皇后的卧室门口。当值的太监、仆妇不知哪里去了，没人通报皇后出来迎接。他招呼也没打，推门便往里闯去。“啊

……”他万分震惊，立刻目瞪口呆，木雕泥塑般地僵在门口，想动也动弹不得了。他在进门的一刹那间，看见婉容的床上一对男女拧着麻花劲儿，紧紧地拥抱着。那女子头发散乱，浅桃红薄纱小袄的纽襻儿全都散开，酥胸半敞，阔脚儿滚边红绸裤，零乱得不堪入目。那男子月白大褂搭在床头，只穿了件白伏绸汗衫，下衣拖拖沓沓，大腿半露……这二人如胶似漆，恰似绿荫下的鸳鸯鸟，碧水中的并蒂莲，欢娱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二卷）

之情不必细说。床上的两个人听到门响，蓦地爬起，慌忙整衣下地，惊骇地望着撞破他们好梦的皇帝，一齐筛糠似地哆嗦起来。溥仪定神一看，这两个人竟然是皇后婉容和随侍祁继忠。

缉熙楼里，溥仪果真面布黑云，眼冒杀气，正在怒吼挥拳，拍桌子踢东西，困兽似地在书斋里来回穿梭。“反了，反了，全反了！”

紧急御前会议召开一小时了，几位老臣一直木然地站在那里，一声不吭。皇帝今天的样子太可怕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。况且这件事来得太突兀，太令人难以想像，竟然让这些见多识广、足智多谋的老头子束手无策。

什么事情叫皇帝这样大动肝火，让老臣们这般大伤脑筋？原来，今天晌午，溥仪早觉醒来，偶然想起一件事，想问问婉容。本来，他可以派人把她叫来，但是他恪守大清后妃不得干政的祖训，历来不准她进入书斋。他心里有事着急，便从李国雄手中抓过湿毛巾，胡乱抹了两把，便向走廊东头走去。

皇后的住处与皇帝一样，同在二楼，中间以楼梯为限，楚河汉界，各不相扰。皇后那里仅有小崔子和袁儿两位太监，以及仆妇徐妈儿、王妈儿伺候。有时祁继忠上来递几次茶；再就是师傅陈曾寿每星期来讲几次学，

第12回 皇后失节贬入冷宫 随侍避丑遁去日本

别的人一概不许涉足半步。皇后实在寂寞不过，偶尔也召几位随臣的女眷，象陈曾寿的女儿邦巽、邦荃、儿媳悼亲王曾孙女毓倩文等上来作陪。这里经常无声无息、清清冷冷。皇帝只忙于“国家大事”，把个花容月貌的皇后禁锁深宫，搁置一边，不去过问。

溥仪趿拉着拖鞋，三步两步走到皇后的卧室门口。当值的太监、仆妇不知哪里去了，没人通报皇后出来迎接。他招呼也没打，推门便往里闯去。

“啊……”他万分震惊，立刻目瞪口呆，木雕泥塑般地僵在门口，想动也动弹不得了。

他在进门的一刹那间，看见婉容的床上，一对男女拧着麻花劲儿，紧紧地拥抱着。那女子头发散乱，浅桃红薄纱小袄的纽襟儿全都散开，酥胸半敞，阔脚儿滚边红绸裤，零乱得不堪入目。那男子月白大褂搭在床头，只穿了件白伏绸汗衫，下衣拖拖沓沓，大腿半露……这二人如胶似漆，恰似绿荫下的鸳鸯鸟，碧水中的并蒂莲，欢娱之情不必细说。

床上的两个人听到门响，蓦地爬起，慌忙整衣下地，惊骇地望着撞破他们好梦的皇帝，一齐筛糠似地哆嗦起来。

溥仪定神一看，这两个人竟然是皇后婉容和随侍祁继忠。他气得心崩肺炸，哆嗦着乌青的嘴唇，指着他俩儿骂道：“混蛋，你们干的好事！”